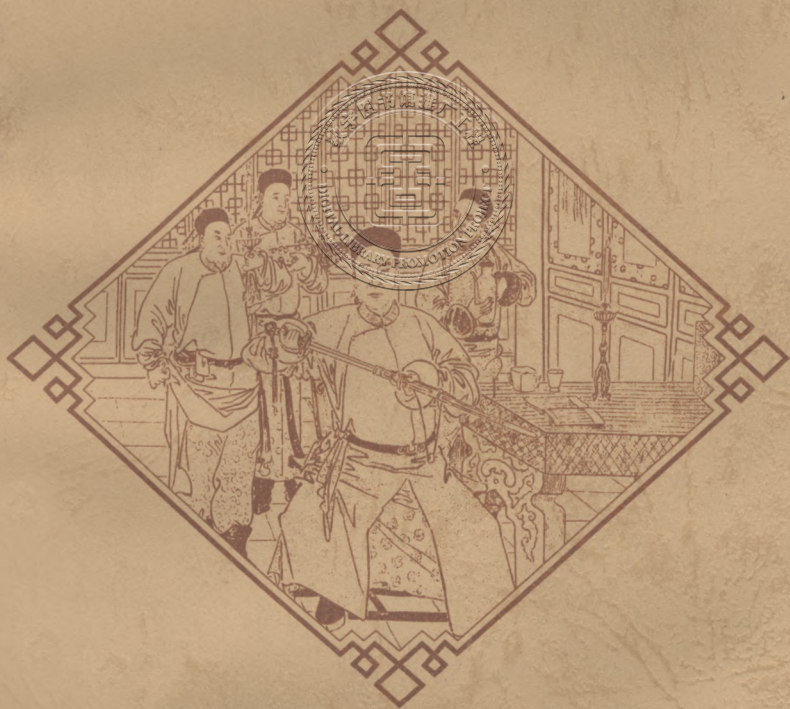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历代文化丛书

雍正剑侠图

◆〔民国〕常杰森 著



華齡出版社



中国历代文化丛书

雍正剑侠图



[民国]常杰森 编著

 华龄出版社



第三十五回

司马空八卦山投书 童海川比八步打灯

上回书正说到十老请八卦堂药铺老侠王十古，王十古决定随同海川去昆明，回到内宅取军刃，又把事情跟老妻王大奶奶说明，为了朋友，要去八卦山一些日子。对于这件事，老太太倒没阻拦，只说：“你去吧，想着看见李昆兄弟替我问候。”第二天一清早起来，王十古围好了十三节人骨鞭，小包袱打好，乾坤太极图放在里头，家里都安置停妥，大家从这儿起身登程，就奔铁善寺来了。

非止一日，来到铁善寺，顺山道往上走，直奔铁善寺的山门。远远地往铁善寺一瞧，门口可聚了很多。自从他们爷儿十个走后，铁善寺的人就盼着。老侠于成告诉二爷侯杰，每到晚上多加点小心，万一王爷要出点什么事，你我都担不起！甭说出外头跟人家八卦山闹着事，就铁善寺请来的这些人里，也还有好些个二五眼的，我们不得不防。于老侠、侯二爷白天陪着王爷在一块儿说话，计算日期，琢磨着要来嘛可就该来了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小僧跑进来：“阿弥陀佛，王爷，诸位老英雄啊，山下来人了，我家老当家的亚然和尚陪着很多人，那里头还有一个老人，生朋友到了。”王爷他们唿啦一下子，二百多位东西配殿的人全跟着一齐往外走。济慈和尚头前带路，来在山门外，大家众星捧月地陪着王爷。王爷这高兴呀，抱拳道：“众位，把王老侠客请到了？”海川给王十古介绍道：“哥哥，这就是当今万岁康熙爷的四皇子雍亲王。”王十古抢步进身跪倒了磕头：“草民有何德能之处，敢劳王爷玉叶金枝您出寺迎接？我给您磕头道谢！”“哎呀，老侠客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缘在三生，休要行礼，折杀胤祯，快起快起。”众英雄往里走，一直来到东配殿。大家落座，全陪着王十古坐着。王爷可说：“哎呀，你们爷几位来得很快呀。”老侠王十古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，然后问王爷：“王爷，您看这事情，草民来了应当怎么办？”“王老侠，你是武林道的前辈，本爵对绿林道是个门外汉，你跟太极公是朋友，他手下的孩子们跟海川闹了事，北京城大内盗走了国宝，此事皇上十分震怒，命海川待罪捕盗。皇上既然震怒了，事情就不好办，但只要国宝还了朝，剩下的事都好办。”王爷给王十古这么一个杠杠：翡翠鸳鸯镯得给了皇上，韩宝、吴志广到底怎么样都不要紧，到时候报一个畏罪自杀，皇上也没处找去。王十古也把自己来时所想的跟王爷提了：“草民跟李太极确实悬个朋友，人家太极公太极十三式自成一家，艺压武林，是多年的成名前辈。我王十古打算写封信，让他定日子约草民进山跟他谈谈，或是请太极公到铁善寺来，由他去定，到那个时候见面再谈。”王爷点头：“老侠客，这是第一步，太好了。”拿过纸笔墨砚来，王十古提笔在手，一挥而就。写完之后，给大家念念，装在信封内，说道：“海川，你说派谁去好呢？”刚说到这儿，旁边有人念佛：“无量佛，王老侠客，贫道愿往。”大伙儿一抬头，原来是南侠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。王老侠说：“哎呀，司马仙长啊，您这一次千里迢迢长途跋涉，把我王十古接到铁善寺，坐未安席，您又要下书去，我王十古心中很不安宁，还是派别人去吧。”“无量佛，王老侠，一来贫道也不累，二来我想派个弟子去，就不如派个大人去。您说呢？”王十古点了点头：“振远贤弟啊，还是

你们爷儿几个拿主意吧。”“啊，道哥要去，那就请道哥辛苦一趟吧。”

南侠换了一件道袍，把书信揣在怀里，手里拿着拂尘，辞别众人，从铁善寺下来，直奔八卦山。南侠司马空到底是什么心呐？司马老仙长想得也很多。老蹄海爷金元告诉三小，回庙后设法请王十古，南侠司马空自报奋勇，也跟着去了。南侠又跟于爷想得不一樣。南侠心想：这又何必呢？铁善寺这么多人，非王十古不行，那么别人就不可以斡旋斡旋吗？现在把王十古请来，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我拿着信去，凭我司马空的名誉，凭我司马空的身份，凭我司马空的三寸不烂之舌，准能够顺说李昆，献出国宝。看来，这南侠也惦着露个脸。

等到了金家酒店，顺着栅栏门往里走，挑帘棧进了屋子。花斑豹金荣带着两个伙计都在屋子里，等南侠一进来，金荣赶紧过来。司马老仙长上下打量金荣，看他还真有个相。便问：“无量佛，您是酒店掌柜的吗？”“啊，不错，花斑豹金荣就是在下。请问仙长，您是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仙长吧？”“哟，金寨主，正是贫道。我这一次到这儿来，打算拜见你家大庄主，但不知可以不可以？”“老仙长，这样吧，您既然打算进山，我准备船只，您看好不好？”

金荣出去安排，老半天工夫，蹬蹬跑进来了。金荣陪着司马空由酒店出来，到南盘江岸的渡口一瞧，啊！这气派可大了，铺江盖水的船只，足有大小八十只，旗幡招展，每一个船上都有几名庄兵，卒巾号坎，打着裹腿，绢帕缠头，手中抱着利刃，如临大敌。正居中这只大船，已经系好了缆绳，搭好了跳板。这个大船长有八丈，宽也有三丈挂零，一只大舟船，三十二名水手，四个抱头的，两个掌舵的。在船头，两块夹板，三道铁腰，一丈六尺长的天竹竿，蓝缎子三角旗面，白蜈蚣走穗，白火焰白飘带，金枪顶，红缨子，上头有字：云南八卦山，斗大一个“李”字，被江风一刮，扑噜噜噜，一个劲地响。船上一边站着四十名垂手侍立的兵丁，八个马扎上坐着八位庄主爷，那势派大了。南侠一想：李昆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接我吗？接我也不至于这样啊。耀武扬威，刀枪林立，这是吓唬我吧？一定是。南侠正想着，只见人家八位寨主爷下了船来到江边上。为首的一位问：“哈哈，您是司马仙长啊？”南侠单掌打稽首，口颂佛号：“无量佛，您是八卦山的李老庄主太极公吧？不才司马空拜见。”“噉，久仰老仙长的大名啊，总想着到扬州去拜望老仙长，但是我的事情太多，未能如愿，今天一见，简直三生有幸。哈哈，恕过李昆接待来迟呀。”“无量佛，老侠客，贫道司马空有何德能之处，敢劳老侠客如此的客套看待，实在不敢当。”彼此寒暄之后都上了船。老侠李昆用手一指，众兵丁提锚锁，响串锣，解缆绳，撤跳板，船篙点岸，横插南盘江，直接奔北岸。

等来到山口，由船坞又换乘小轿，直奔山寨而去。只见大片的山峰插入云端，烟笼雾绕。一排排的庄兵，都抱着军刃列队两旁。南侠心想：这是如临大敌啊。他也不言语，跟着往上走，转眼之间来到南庄门。司马仙长一瞧，李昆这么阔，怎么他的家里头连个正儿八经的门楼都没有？只是一般的普普通通的屏风门！实际上南侠不懂，这是八卦连环堡。九个人下了肩舆后，由田子步头前带路，引进了正南门。每一道院，每一道门都有重兵把守，全带着家伙。司马空心说：这是干什么？众人一直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。北侠可没出去接，他在屏风后头坐着呢。李昆李太极请南侠上座，哥八个依次相陪。献上茶来，南侠喝了一碗茶刚要说话，李昆抱拳：“司马仙长，您是鼎鼎大名的南侠，我弟兄要交你，巴结都巴结不上，您这一次来，使我八卦山蓬荜生辉。可有一样，你要从扬州九龙观来，那你我弟兄就至亲至厚，你看得起我李昆，移尊下教，我求之不得，我得把您打板高供，因为您是

从您的庙里来的。如果您要从铁善寺来，哈哈，可就两说着了，您要真的凭您三寸不烂之舌，两行伶俐之齿，打算顺说李昆，你纵有风流侯公之善辩，浪子陆贾之奇才，范雎蔡泽之言，苏秦张仪之口，恕李昆不奉陪呀。”南侠一听，心说：哎哟，李昆呀，你好厉害呀！我听刘俊说，人家刘俊到你这下书来，连一个兵都没瞧见，就是普普通通的人，随便出入啊，怎么我司马空一来，你们兄弟八人摆船只迎接到江岸，一路之上列武陈兵，这是冲我示威啊！相反的，到大厅我还没说话呢，你就把我嘴给堵上了，你明知道我是从铁善寺来的嘛，你怎么还说出这话？这是不让我说话。南侠又一想：我们到底还是朋友嘛，我该说的就说，至于说你怎么样让我起火、让我着急、让我生气，我可以不着急，不生气。思索至此，南侠道：“无量佛，李庄主，贫道这一次是从铁善寺来，但是李庄主你是上三门高门的弟子，侯、童二位也是武林道的高门户，你们双方为这件事情，如果争斗起来，引起杀人流血，叫武林同道说我们同门自相残杀，我看这就不美了吧，恐怕叫晚生下辈耻笑。山人这次来，原为的是劝一劝李庄主为什么不能化吴越为一家呢？双方彼此多几个朋友，在武林同道多几个帮手。老庄主，献出国宝，献出二小，不就完了吗？”南侠说的是实话。李昆李太极听完了，把脸就沉下来了：“司马仙长，我刚才说的话阁下没听清，还是凭三寸不烂之舌来作说客！让我李昆交国宝、交二小，束手到案打官司。这可不是我李昆不够朋友，我不能听您的。侯振远、童海川大闹铁善寺，掌震济源僧，这就是冲着我李昆示威，这叫敲山震虎，杀鸡给猴看！让我李昆看看，你给不给国宝，你交不交二小，交了是你的便宜，如其不然，你八卦山就是铁善寺！我是个泥人，也有三分土性吧，想不到您还冲着我弟兄八人说这样的话！你要是帮着童海川，打架不恼助拳人，我姓李的不在乎，你要帮着我，我不敢用，咱们还是刀兵相见吧。来啊，摆队伍，把南侠送出八卦山。”哎哟，人家往外撵了。南侠虽然说是出家人，也不由得无名火起：李昆，你拿我司马空不当人啊！有心亮宝剑跟李昆斗斗。其实南侠真的亮出宝剑，人家李昆也不跟他动手，人家会有说话，我跟您无冤无仇啊，我斗的是侯振远，童林啊。我把侯振远、童林打败了。您要帮忙您上来，我不含糊。现在我犯不上，白饶一命。司马老仙长一看作说客的办法不行，也就把气平下来了。祸福无门，庸人自扰啊，我把人家王十古的信拿出来就完了，我逞这个能干什么。想到这儿，便对李昆说：“老庄主，不要着急，这一次贫道到八卦山，一是为了瞻仰八卦山八位庄主的风采，二来有阁下的故人托我带来一封书信，请您观看。”“啊，您是奉我朋友下书信来的，哎呀，司马仙长，您怎么不早说呢？”司马空一伸手把信拿出来了：“阁下，故人广东王十古托我给您带封信来。”“哎呀，老仙长啊，恕我李昆冒昧，冒犯仙长，这是我李昆的不对了。”南侠一听，人家给我作揖是冲着王十古，王十古是他哥哥，没有王十古这三字，人家敢拿草纸把我捏出去，有王十古这三字，就给我作揖，赔礼道歉。嘿，司马空心说：李昆呀、李昆，可真有你的啊。南侠双手把书信递过去了。李昆李太极把信接过来对胡元霸道：“二弟，赶紧吩咐人预备脸水、漱口水。”准备好了，胡二爷把信接过去，李昆李太极洗了手、漱了口，然后重新捧着书信，冲着铁善寺，冲着东南方向鞠了三躬。这下可把司马空的鼻子给气歪了：李昆呀！你对王十古就这样，你对我司马空就那样，不都是个侠客吗，不都胡子白了吗，谁能高三丈？南侠气得直咬牙，可表面上还乐呵呵地站在这里。李昆看完了信，说：“二弟，你们大家伙儿洗洗手，把哥哥的信接过去看一看。”哥儿七个过来，胡二爷举着，大家一一过目，阅毕装好。胡二爷问李昆：“哥哥，王老哥哥这封信咱放在哪？”李昆犹豫了半天道：“兄长的书信放在哪

也不恭敬，拿到后头，放到祖先堂去吧。”“是。”胡二爷亲自捧着信，送往后面祖先堂。司马空心说：哎哟！要把我气死了！李昆一躬到地说：“老仙长，奉我兄长之托来到八卦山，恕过李昆言语冲撞多有冒犯，我给您准备酒宴，一定盛情款待。”南侠心说：我要吃了你的饭，我非得噎噎不成！便对李昆说：“太极公，不瞒您说，我来的时候已经吃过饭了。太极公要认为可以，您赶紧修书信，贫道我回去。”李昆摆手：“不敢给兄长修书，兄长的书信，我弟兄领了，要是那样，就请南侠客回到铁善寺面见我的哥，就说我弟兄八人给他请安了。至于我们弟兄打算怎么办，明天我派我二弟胡元霸亲自到铁善寺，一来多年未给哥请个安，二来把我弟兄的心思跟哥哥提一提，那个时候任凭我兄长示下。”南侠说：“无量佛，老庄主，既然如此，贫道告辞。”“等一等，接您进山，送您出寨。”“哎呀，实在隆重，贫道受宠若惊，我不敢当啊，您就派个人把我带出去就行了。”“既然如此，金荣把老仙长送出八卦山。”“是。”大家送到庄门，然后金荣陪着司马空下了山到船坞上船，一篇支来到南盘江的南岸金家渡口。南侠司马空一个人往前走，过了十八棵杨，老仙长站住身形，回过头来看一看云雾盘绕的八卦山，自语道：“无量佛，李昆呐李昆，我司马空来到你的八卦山，你列队陈兵，耀武扬威，你这是要吓唬我呀！我姓司马的跟你有什么过结？”嘿，越想越气，须发皆张，脸也白了，浑身也哆嗦了，唧、唧、唧、唧，哆嗦成一个团。后来一想，我这又何必呢，一个出家人，人称练气士，为这么一点小小的刺激，我八十多岁的人生这么大的气，我犯得上吗？你李昆气我，我不生气啊，我姓司马的比你高，哈哈！南侠回嗔作笑，继续赶路。没走几步又琢磨上了：嘿，李昆呀，我姓司马的也是个侠客，了不起的人物，可到你那儿惦记往外轰我，但你哥哥的书信一拿出来，你就冲着书信磕头，哎哟，我跟王十古的分量差得太多了！这么一想，又气上了。真是乐一阵气一阵，气一阵乐一阵，神魂颠倒，都迷惑了。一抬头，已经到了蜜蜂岭。老侠司马空赶紧调整自己的情绪，心说：叫大家瞧见我失神的样子多难堪啊。南侠静了静心，这才赶奔山门，进山门往里走，来到东配殿挑帘进来。

侯振远，童林都接到门前：“哥哥，回来了。”然后坐下。“啊，回来了。”南侠跟王爷、于老侠、王十古这些人彼此见完礼。王十古这才细问：“司马大弟，这一次愚兄请你到八卦山遇见李昆下书信，他对你招待如何啊？”南侠心说：要把我鼻子气歪了，这怎么跟人家王十古说啊。“啊，王老哥哥，人家李昆李太极看在您的份上，待我司马空十分殷勤。”“噫，他又说了些什么？”“他说您的原书信他留下放在祖先堂内供奉起来，不敢给您写信，明天派他的舍弟胡元霸亲自到铁善寺面见阁下，一来以慰二十多年相思之意，给您磕头请安，二来听听您的，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“那么着好呀。”
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梳洗已毕，众雄都在东配殿陪着王爷说话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头僧进来道：“哪位是王十古王老侠客？”“噫，不才就是。”“噫，老侠客，现在有八卦山的二庄主铁臂猿猴胡庭胡元霸给您请安来了。”“快快有请。”王十古往外迎接，应太和在后头跟着，一前一后，直到头层大殿。这个时候，人家胡二爷就进来了：“哎呀，哥哥，多年不见，您倒好啊，我跟我的哥哥弟兄都惦记着给您请安。”说着过来就磕头。“二弟，请起请起。”应太和赶紧过来拜见二叔，然后把胡元霸一直请到东配殿。王十古可不能给介绍啊，因为这是八卦山的人，怎么着也算敌对啊。安排好了座位，人家胡二爷坐下。大家伙儿看看胡二爷，一身蓝，扎着绒绳很干净，肋下也不带刀，搬尖酒鞋白袜子，白剪子股的小辫，还真有个相。胡庭道：“昨

天司马仙长去了,说哥哥您来了,我弟兄都很高兴,早就想跟哥哥见面,这次您来,太好了。我哥哥让我到这瞧瞧您。”“噫,我谢谢兄弟。铁善寺的众位英雄侠义跟八卦山的事情,哥哥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了,既然哥哥我来了,我希望两造里言归于好,愚兄愿意从中斡旋。你跟你哥哥商量的吗?是你们哥儿几个到这来啊?还是我到你们山里去啊?”“我哥哥跟我提了,让我跟哥告禀:如果哥哥乐意屈尊下教,请哥哥带着所有英雄侠义明日进山见面好谈;如果哥哥不愿意去,那么我弟兄就来到此处趋前受教。”“哈哈,二弟,太客气,哪儿能这么办!好吧,既然如此,愚兄准到八卦山。”“好!”王十古又道:“既然如此,我可就不款待你了,请回去吧。”说完以后,王十古和徒弟应太和又给送到山门,看着胡二爷走运了,爷儿俩回来。到了东配殿以后,王爷可问王老侠客:“看这意思明天得去了。”“是啊,王爷,我们合计一下都谁去吧。”有关人员都想去,大家伙儿呼啦啦站起一帮来,这个说我去,那个说我去,尤其是童海川,急着说:“事情是我的,哥哥,我得去。”王十古道:“兄弟,你自然得去啊,这样办,咱们计划一下。依我看,水晶長老亚然和尚、济慈和尚,再有二弟一轮明月落九州苍首白猿侯杰带着小弟兄,连铁善寺请的英雄侠义一共二百多位全在铁善寺保卫王爷,听候我们的捷报。明日赶奔八卦山的英雄有老侠于成,第二个王十古,第三个司马空,第四个侯振远,第五个张鼎,第六个赛判飞行侠苗泽,第七个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,第八个展翅金雕铁掌李源,第九个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,第十个展翅大鹏杨万春,第十一个神刀红眉叟郑魁郑天雄,第十二个铁戟将高林高元甫,第十三个长眉罗汉铁背禅师普照,第十四个神手东方朔陶陶少仙,第十五个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,第十六个神行赛罗宣普妙,再往下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、过海乌龙展大旺,加上穿云白玉虎刘俊,和八卦山里的北侠,还有金睛红龙应太和,老少群雄二十一位。”王十古把人定好,王爷一看成了,这力量可也真不小啊!这一天就研究这档事,能办到哪步,能怎么个办法。到了晚半晌,众人吃完饭早早休息。

第二天清晨起来,老侠侯振远嘱咐二弟,又拜托水晶長老亚然跟济慈和尚,连同外请的这些人好好保护王爷,千万千万不可滋事生非。又告诉张旺、孔秀,一定要把两个傻小子看住了。大家嘱咐停妥了,各自把东西带好了,由铁善寺告辞出来,一直赶奔八卦山。

二十多位老少英雄,僧、道、俗全有,一路之上说说笑笑,颇不寂寞,几十里路,微然一加快,可就到了。远远地望去,花班豹金荣带着八个底下人,没有带军刀,在十八棵杨这儿垂手侍立。时间不大,群雄到了,金荣赶紧过来道:“老侠客爷,金荣给您行礼了。”王十古搀住:“你是金家酒店的金寨主吧?”“不错,正是晚生。”“哈哈。我到你们八卦山来的时候,你可还是个小伙呐。”“是啊,一晃二十多年了,我也是半老之人了。老侠客的风采,不减当年。众位,在下有礼。”认识不认识,全作个揖,最后金荣看见刘俊了:“哎哟喝!小兄弟你也来了。”刘俊过来给金寨主行礼。老侠王十古看了看金荣问:“你家主人现在哪里?”“我家主人现在渡口江岸恭候多时了。”南侠在旁边一听,怎么着,我们还没来,人家就恭候了,这可跟我来的意思不一样啊。王老侠说:“噫,既然如此,金荣你头前带路。”老少群雄在后头,往金家渡口走。到了金家渡口,远远地看去,要把南侠真给气死了。原来水面空荡荡,只闻江水声,芦苇深处弯着一只大船迎接客人。南盘江的岸边,有四个家人垂手侍立,哥儿八个都在马扎儿上坐着呢,没有一个拿刀拿枪的,都是长大的衣服,丝毫没有列武陈兵的迹象。南侠心说:我来你们怎么那样呢?现在你们又这样,

真是欺人太甚了！人家哥儿八个一见王十古等众人来到，马上站起来了：“哥哥，哈哈，小弟等候多时了。”老侠王十古抢步进身，抱腕当胸：“众位贤弟。”李昆紧行几步来到跟前：“小弟给您磕头了。”“兄弟呀，愚兄实不敢当。”王十古跪下右腿，左腿一弓，叫半礼相还，把李昆李太极给搀起来了。“哥哥，虽然说当年您在八卦山屈居数日，我弟兄得聆教益，受益匪浅啊。自从哥哥走后，想起哥哥的尊颜，无日不神驰左右，再盼着哥哥来，关山相阻很不容易。二十多年了，今天兄长莅临八卦山，小弟等心里万分地高兴啊。不过，哥哥啊，您可显得老多啦，已经白发满头了。”“哈哈，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流，屈指算来，二十余载，愚兄跟你们弟兄分手以后，回到家中也是心驰神往，总惦念贤弟，时怀云树之思。兄弟，这一次哥哥我来了，给贤弟们添些麻烦。”“哥哥，我们请都请不到啊。”这时候二爷胡元霸过来，跪倒了磕头：“哥哥，我给您行礼了。”“二弟啊，昨天见过礼了，起来吧。”三爷任光，四爷法禅、五爷贺永、六爷汤龙、七爷、八爷都过来给老侠王十古行礼。说真的，都很恭维尊敬，但是恭维得一点儿都不假，让你看着发于肺腑，十分至诚，这叫发乎情止乎礼。这一点南侠确实看出来，人家兄弟是世交。老侠王十古挨着排的见礼，把应太和也叫过来：“给你八位叔叔行行礼。”李昆抱拳：“哥哥啊，咱们进山说话儿吧。”老侠王十古点头答应：“全依贤弟。”李昆一招手，大船慢慢地荡着桨来在渡口，系好了缆绳儿，搭好了跳板，上头预备了不少的马扎儿。李昆李太极一招手，解缆绳，撤跳板，船篙点岸，这才摇橹横穿大江，赶奔北岸船坞。

江面儿很宽，江水很平静，一点儿风丝也没有。来到船坞下船以后，大家伙儿稍事休息。恭请诸位从船坞出来，顺着山道上山，半山腰儿没有窝棚和那些带刀的兵丁了，连来往走道儿的庄兵都看不见。南侠心说：真地道嘿！怎么唯独我来那么热闹哇？众人往山上走，这次不走南门儿了，从南边儿往东边儿转，转到八卦连环堡的东南方向，这里也是屏风门儿，屏风门里头就是院子。到这儿李昆不走了：“老哥哥，请吧。”南侠心说：看来李昆待我还不错！如果下书信的时候人家李昆让我头里走，我非进了迷魂阵现了眼不成。这一来，司马仙长倒也心平气和了。老侠王十古心说：你打算拿这九宫八卦连环堡来难住我姓王的？李昆呐，难道我真的连你这小小连环堡都进不来？我看，这是东南方向，按西北的乾宫来说，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，这就是巽宫第五门，再往西就是刚才来的那儿，南门儿叫离，再往那边转叫坤、兑，这就是八卦八门。老侠王十古前头带路，众群雄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。帘栊高挑，大家伙儿进去了。北侠可没在这儿，老少群侠来到屋中，分宾主落座。底下人进来摆好了桌椅。李昆很谦虚：“老哥哥，您这一次应邀请来到八卦山，小弟我事前不知，也没给您准备好丰丰盛盛的酒席，我想恭请兄长跟大家伙儿吃点儿东西，回头咱们再谈话。”王老侠一笑：“贤弟呀，来的时候儿已经用过了，现在大家伙儿还不饿。”李太极点头：“要是那样儿，好，献上茶来！”全都是盖碗儿茶。王十古喝了一碗茶以后，一抱拳：“贤弟呀，你和海川怎么闹得这么大的事？这年轻人身入武林，奉师命兴一家武术，也十分不易。虽说跟你八卦山三次一掌结仇，但是，事情该了也得了哇！金砖不厚，玉瓦不薄，我跟贤弟不厚，我跟海川不薄，我想出头跟两造把事情了一了，不知道贤弟乐意不乐意？我想贤弟你知道我王十古的为人呐！我绝不能蔑着一个向着一个。”李太极沉了一下：“哥哥啊，唉！怎么说呢？侠客下山兴一家武术是好事，我武林之中又添个门户，又出了一位正人君子、少年的英雄。我作为八十的人，能不高兴吗？我高兴啊。掌打雷春，回来之后我责备了雷春，不让他再下山。掌打贺豹，回来之后也责备了他，贺豹是背着我弟兄

们到北京城的。说真的，我弟兄都有家教不严，疏于管教之责！万没想到韩宝、吴志广两个小冤家，大内盗出国宝陷害童侠客。咱们都是正门正户，我跟二小说，你们要跟童海川童侠客有仇有恨，你拍门儿找他，这是人物。盗国宝动了万岁之怒，我八卦山天胆也不敢犯朝廷的王法。但是事情已经出来了，说真的，那时候如果有人来八卦山把事情说清，我李昆情愿献国宝。没想到杭州搞事情完了以后，童侠客北高峰献艺贺号，接着到了铁善寺，群雄大会，威镇铁善寺啊！我想这是敲山震虎吧？我已经命二弟元霸，把韩宝、吴志广连同国宝找回八卦山，这您放心，现在都在八卦山呢。我本应当绑二小献国宝，到铁善寺去，把人和物都交给童侠客、侯老侠客。我弟兄八人，也要束手到案打官司，打窝主之罪。可无奈这铁善寺的事情使我寒得慌，这是打出一个样儿来让我李昆瞧瞧，真的要按照我自己想的办，人家绿林同道知道的是说李昆明理，懂国法，不知道的说我惧怕，这样，我后半生可就不好混了。为此我不敢去。献，不好；不献，也不好。正在进退维谷的时候儿，哥哥您来了。我弟兄八人都承您一份儿情啊！”

“贤弟，你也不用客气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李昆答言：“哥哥来了，没二话，我当然献国宝。可是又觉得我弟兄有点亏得慌。”“那依贤弟之见呢？”“我兄弟八人商量了一下，我们准备了几手玩艺儿。我弟兄八个人为一组，在场众位为一组，我们练上来了，众位也练上来了，你我彼此哈哈一笑，我们把二小绑好之后国宝拿出，我弟兄八人情愿自缚打官司。如果我们练上来了，在场众位练不上来，哈哈，我们也献二小、国宝，我弟兄也一样束手到案，打窝主的官司。您看好不好？”王十古心说：练上来了你们献，练不上来嘛，你们也献，练不上来你们要献的话，我们还有什么脸要二小跟国宝哇？那你就把在场众位二十一个人全搬了。“那么贤弟呀！你们商量的几种小玩艺儿都是什么呀？说出来我们大家听听。”“哥哥，这五样儿小玩艺儿，头一样儿是八步打灯；二样儿空行十六步；三样儿，就是我们八卦山的哥儿几个跟你们在场众位，交流交流武艺，不准伤人，点到而已；第四样儿，叫蹬萍渡水。”“那么这第五样儿呢？”“第五样儿是平行十三丈五，又叫狸猫上树。哥哥您看怎么样？”老侠王十古听到这儿，又问：“贤弟，你刚说的五种玩艺儿，是你们弟兄八个人为一组共练一样儿，还是你们弟兄八位每位练一样儿呢？还是你们每位这五样儿全练，然后我们在场诸位，每位也都得练下来呢？还是一个人出来练完了就算交待了呢？愚兄我还不明白。”李昆也知道，王十古很厉害，他这话不能拉空啊。“老哥哥，我刚才说完了，您没听清楚，我们八个人算一个人，谁练都成。您这边儿在场老少群雄不管多少位，哪位练上来就得算，不是说全都练。”王十古听了听道：“噫，这还可以。贤弟呀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开始吧？”“等等。我这儿还有个朋友，我把他请出来。这位朋友要是帮着八卦山，众位别恼，但是他要是帮着众位，那么我李昆也不能挑人家眼。人岂无心，士各有志，双方都是朋友。”大家伙儿明白了，李昆说的是北侠秋田。“来人呐。把老哥哥请出来。”时间不大，秋田秋佩雨出来了，除了王十古、应太和认不得，剩下的都认识。老侠秋田接着大宝剑往外走：“哈哈，众位仁兄贤弟全到了。贤弟呀，呼唤愚兄有什么事儿啊？”“老哥哥，在场众人都是您的朋友，您是从铁善寺到小弟我这儿来的，您在我这儿呆的日子可不少了。今天我们是这么规定的，铁善寺的群雄算一拨，我们八卦山的算一拨儿。我们准备在八卦山试五样绝艺。但是哥哥是朋友，您愿意参加哪头儿，就参加哪头儿。您看好不好？”“噫，这么回事啊。我在八卦山这儿住着，应当参加八卦山你们弟兄这头儿。”海川、于爷一听，嘿！好啦！您那边儿去啦！李昆道：“哥哥，

那我谢谢您。”“等等。谁都知道八卦山是八位庄主哇，加上我一个算怎么回事儿？得了，我不往你们这里凑和了，我呀还是那边儿去吧，给我搬个座儿。”“哟！”李昆心说：吃着我们喝着我们，待如上宾，您那头儿去啦！李昆也不能说什么。“好，给老人家搬座位。”底下人搬过座位来，秋老侠坐到这边儿后，跟大家伙儿见面儿，跟王十古彼此介绍，两人都是成名的人物，提起来全知道。两位老侠寒暄几句之后，王老侠对李昆道：“兄弟，咱们开始练艺吧？”李昆点头答应。

李昆派人把院子收拾好了，大家伙儿全出来了。老少群雄来到当院，李昆、王十古都用鼻子尖找了找风儿，一点儿风丝儿都没有。就在院子正中摆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放上一盏蜡灯，底下是锡蜡杆，上头插着羊油大蜡。这根蜡已经剩一点儿了，桌上还放着一个火种笛箩。八步打灯，就是从桌儿前走出八步去，回头伸手用手掌“啪”一打，蜡灯就灭了。

大家伙儿一瞧都准备好了，李昆李太极说：“哥哥，我先来呈样呈样。”王十古说：“贤弟呀，我们看看贤弟的奇才，向贤弟学学呀。”“众位给看着点儿，练不好众位别挑眼。”李昆李太极后脊背紧靠着这八仙桌儿往前走，走到八步这儿，右脚到了，一收左脚，一调脸儿站住，左脚往前一伸，后跟挨地，脚尖儿翘起来，两手如抱圆球，一个在先一个在后，气贯丹田，二目凝视，打肾眼儿提一口真气达于左臂，运在掌心，“哼”了一声，由掌心出来一股劲力，扑地一下儿，蜡苗儿应声而灭，双方都鼓掌叫好儿。李昆李太极等着大家鼓掌过去，面有得色道：“哈哈，哥哥，李昆献丑啦！”“贤弟，果然好本领。”王十古十分钦佩，正欲与李昆交手，只听身背后有人道：“老哥哥，小弟不才，愿陪太极公试此八步打灯。”王十古一瞧海川过来了。要说三十九岁能练到八步打灯，就这一手儿，便可以挤身于武林道。王老侠嘱咐海川：“贤弟，多加小心。”海川把左脚蹬在李昆的右脚印上，左脚在先，右脚在后，李昆是正身儿，海川是偏式。站好以后，等着底下人打火种，重新把蜡灯点燃着了。海川上右步，撤左手，伸右手，左手顺着胳膊肘儿底下出去，一斜身，一甩脸，也“哼”了一声，“扑！”再瞧这蜡灯苗儿——应声而灭。于爷带头儿鼓掌了，更甭说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了。普照一边儿喊好，心里一边儿骂他师父，我师父怎么这么偏心眼儿，我跟师父学的时候儿怎么没教这么好的能为呀？我大师哥也没教啊。大家伙儿一齐鼓掌。海川打完了往后一撤步，还是原式龙骧虎坐，掌不离胸肘不离肋，一元复始气归丹田。海川一抱拳：“献丑，献丑。”大家伙儿都赞美一番。老侠王十古过来了：“贤弟呀，你看这一个小玩艺儿，八步打灯就到这儿了吧？”李昆点头：“老哥哥，不错，这头一件小玩艺儿就算成了。”“第二件哪？”“空行十六步。”

核头粗细的竹杆儿，一共是十六根儿，长一丈一，粗头儿在底下，细头儿在上头。拿着锹镐，在当院量好尺寸，一根儿一根儿整理了一个圆圈，合算是半步一根杆儿。埋下一尺深去，地皮儿上头露出一丈，尺寸不能差。这招可就不好练了，人要飞身形起来，在这十六根竿子上走一个圈儿。练这个东西先要在地下平着放上十六块砖，半步一块，要走空砖。这走空砖不容易。想往这儿迈步，到时候儿一加快您就走不上了，不是走过去就是踩在边儿上了。练到走砖如履平地了，正走反走全行了，把砖横着立起来，再走。这就更不容易啦，接脚的地方儿也窄了，也不稳了，走来走去，这也走熟了，然后把砖竖着立起来，接触地皮的地方儿就更小更不稳了。把立砖儿再走熟了，还要在砖底下撒上绿豆，砖搁在上头滑的。等这个走熟了，再把米面铺的头号大筐箩往当院一放，就转这筐箩。在筐箩上头走熟了，还

不行。把粗一点儿的竹竿儿十六根埋在地里头，在地皮儿上露出一寸多，在这上边儿再走，越来越竹竿拔得越长，由一寸长到五寸，由五寸长到一尺，一尺长到二尺、三尺……一直长到一丈。练好了这种东西，就能凭物借力。比如说从这房往那房上蹿，离着远蹿不到，当中有根儿芦苇，借着芦苇一扶的劲儿，就可以上去，这就是蹬萍渡水的真功夫。

等竹竿儿栽好以后，李昆乐嘻嘻地一抱拳说：“老哥哥，还是我李昆呈样呈样吧。”“有劳贤弟先练，让我们大家开阔眼界。”李昆李太极来到这竹圈儿切近，脚尖儿一点地，抱元守一，“一鹤冲天”，身轻似燕，起来就顶一丈一，然后往下一落，如同蜻蜓点水，右脚抬起来，左脚正落在这竹竿儿上。右脚抬起来往前一落，还是那太极十三式，中心一点，脚尖冲上，站到前头那根竹竿儿上。两只手如抱圆球，左右衬托，大褂儿一兜风走得十分快，眨眼之间，这一个圈儿走过来，左脚站在一根竹竿儿上，右脚收回来，轻身提气，竹竿儿都不弯。下来之后，鼻孔之中一省力，气归丹田血海，气不涌出，面不更色，大家伙儿都鼓掌喊好。李昆很谦虚：“王老哥哥，您看，小弟献丑啦。”“哈哈，兄弟好俊的功夫，不减当年呐！”没等王十古往下说，旁边儿有人搭茬儿：“王老侠客，哈哈，老朽不才，陪着我兄弟李昆练练这空行十六步。”王十古一瞧，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、秋田秋佩雨。王十古很钦佩：“哎哟，秋老侠客，您老人家练一练，我们大家伙儿开开眼界。”李昆一瞧，心说：今儿一清早儿我们俩还一块喝豆浆吃油饼儿呢，这么一会儿，他跑到那头去啦。秋田道：“我瞧兄弟练得不错，技痒难挠，斗胆，我也要试试。掉下来再请别位练，掉下来是不算数吗？”李昆点头：“练不上来，二十一位中有一位练上来就得。”秋老侠一伸手把大宝剑就摘过来了。刘俊机灵，往前赶一步，把师伯的宝剑拉过来了。秋老侠抬抬胳膊腿，周身上下合适，不绷不掉。老侠客往前走，右手一掀长衫，鞋底儿一点地一拔腰，轻轻地往竹竿儿上一落，这稳当啊，纹丝不动！秋老侠两只手左右衬着，随着往前走，一迈步的时候，左右臂悠起来，眨眼之间就走了一个圈儿。然后从上头下来。李昆笑着说：“老哥哥，佩服佩服，太好了。”“哈哈，献丑献丑，勉为其难呐。我蒙上来了。”双方又一阵鼓掌。

李昆李太极派人把竹竿撤去，把所有刨的坑儿完全都填平砸实，收拾好了，然后王十古过来了道：“兄弟，这空行十六步咱们就练到这儿吧？”“不错，老哥哥，也就到这儿了。”“好。这第三样儿我听说叫‘试艺’呀？”李昆答道：“不错，双方派人吧。”李太极回过头冲着七个弟弟说话：“你们哪一个过去，跟哥哥带来的众位宾朋当场较量较量。武术讲究交流，互相切磋，不是当场动手就要谁的命。‘游戏’二字，点到而已，咱们是以武会友，谁也不伤谁。你们谁过去？”五爷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一抱拳：“哥哥，待我贺永前去！”贺永贺建章捋了捋自己的胡子，归置归置自己身上，没拿兵器，迈步过来了。“众位，我是八卦山的弟兄，排行在五，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，哪位过来！与在下较量三合。”刚说到这儿，打西边儿就过来一位，原来是展翅大鹏杨万春。杨万春大高个儿，还真有个相儿，捋着胡子过来道：“五庄主，在下家住湖南桃源县杨家庄，名叫杨万春。我跟五庄主讨教讨教。”“噫！好！既然如此，老英雄请进招儿来！”展翅大鹏杨万春往前一赶步，左手一晃面门，右手往前一推，掌挂一团风，“乌龙探爪”，对准贺永的胸前，“刷”地一下儿就到了。五庄主贺水上左一滑步，抡右臂一断，左手一攥拳，“单锋贯耳”，打杨万春的太阳穴。杨万春缩颈藏头一躲，左脚扎根抬左腿，坐腰走扫堂，两个人封住门户，彼此道“请”，当场动手，又打上了。在场众位都是行家呀，全都看着，走行门让过步，几

个回合过去，展翅大鹏杨万春就不成了，尽管当时败相还没露，但毕竟得输。果然两个人动手在十二个回合的时候，五爷贺永拿右脚的后跟往起一挂，上左步，对准杨万春的三里穴，拿左脚就蹬。杨万春往后一撤，贺永就势儿左脚扣地，跟着右步就上来了，“勾挂连环腿”，“啪啪啪”三下儿，正兜在展翅大鹏杨万春的腿肚子上，“嘭”地一声，老头儿杨万春就出去一溜滚儿。五爷贺永贺建章往后一瞅，一撇嘴，那意思，你还差着哪。

杨万春起来了，老头儿脸儿一红：“哎呀，五庄主，好本领，我杨万春不敌，惭愧，惭愧，我认输了。”说完，展翅大鹏杨万春回队了，往人群儿里头一站，掸掸土，一声儿不言语了。旁边过来一位道：“五庄主，真是好本领啊。在下是湖南三老庄的人，神刀红眉叟我叫郑魁郑天雄。郑某不才，前来讨教。”郑奎往前一赶步，左手晃面门，右手单扬手，掌挂一团风，“丹凤朝阳”，对准五庄主贺永太阳穴就来了。贺永退左步伸右手，一迎他的胳膊，叫“白虎洗脸”。郑天雄往后一撤步，贺永右手回来，上左脚一插，左手拳“恶狼扒心”，冲着郑天雄的心口窝儿就到了。郑魁郑天雄滴溜儿一转身，往西边儿一闪，二位当场动手又打上了。郑天雄是玉麒麟司马良的老岳父，功夫确实不错。上中下走三盘，招术展开，两个人的大衫儿兜起风来好像蝴蝶儿，滴溜溜地打旋儿，来回地乱转。开始一招一式你还瞧得出来，时间一长，脚步加快，身法加紧，两个人就成了一个人了。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，神刀红眉叟郑魁郑天雄蹦起来，“鱼鹰投河式”，双拳对准贺永的脑门子就打。贺永跨右步甩脸闪身，跟左脚，往前一立，左手“回身捉蟒”，一拎郑奎的胳膊，右手来了个“小鬼儿掏腮”，就在郑天雄的左肋下打上了，郑天雄应声而倒。老头起来了，掸了掸土：“高明高明，郑魁失招，我谢谢您呐。”转身形回去了。

贺永连赢两阵，就有点儿发狂啦。铁戟将高林高元甫迈步往前走，包袱皮儿打开腰中一围，把自己的双戟亮出来了。他是天雄的三拜弟，也是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的三拜弟呀。高林双戟一分：“我跟你讨教讨教军刃。”五庄主贺永一退步，回过身来一招手，有两个家人扛着他的狼牙钏就过来了，往前这么一递，贺永伸手一调脸儿，双手一合狼牙钏：“哈哈，好，您怎么称呼？”“铁戟将，我叫高林高元甫。”说完，双戟一合，往前一赶步，“刷”地一下儿，对准贺建章的胸前便扎。五庄主贺永跨右步，一绷左脚一斜身，钏往外一挂，跟着滑右步，一斜身，高林往下一矮身，“金牛拱地”，从钏底下过来，右手一搭，左手戟“仙人指路”，照五庄主贺永的胸前便点，来得很快。五庄主贺永跨左步，一闪身拿钏头一点，高林往后一撤，分双戟，两个人打在一处。也就是七八个回合，高林双戟走扫堂，人家五庄主贺永一立自己的钏，钏攥冲上，拿钏头儿一拄地，高林的扫堂就过不来了。高元甫往回一撤的时候，五庄主上左步，斜身再一上右步，照着高元甫的顶梁就砸下来了。高元甫跨右步往五庄主的后背一躲，贺永就势儿一推后把，打右面儿一转，“叭”一调脸儿，这钏头就到了，奔着高元甫的胸前。高元甫一瞧，坏了，人家军刃来了，自己躲不开，他横着往回这么一拽劲儿。但是肩头还是让钏头给扎了一下，流出血来。高元甫吓了一大跳，纵身形出来，疼得脸色儿发白。刘俊赶紧过来把高元甫搀起来。

五庄主贺永往后一撤步：“哈哈，看来这位老英雄功夫不错，但跟我比多少是差点儿。这样儿吧，还有哪位过来，拳脚军刃尽你挑。”说到这儿，旁边儿有人念佛：“阿弥陀佛。五庄主，连赢三阵，好俊的功夫。贫僧不才，当场讨教。”垫步拧腰过来往这儿一站，原来是海川的二师哥，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，手里头拿着镔铁

亮银桨，头里是一个扁片儿，后头是一个圆杆儿，在圆杆儿的后头，有一块短短的横杆儿，这是木头的。普照右手一擦后把，左手搭桨杆，就跟划船的劲头儿一样。老和尚过来道：“五庄主，好俊的功夫，贫僧普照当场讨教。”“哦，普师父，请进招来。”“不用客气，还是五庄主先请吧！”五爷贺永往前一赶步，一颤自己的狼牙钏，奔普照的顶梁就打。普照抬头一看这钏打来了，后把撒手，“金刚亮臂”，右手攥住这桨杆往起一擦，力量很足，一下就把五庄主的大钏给磕出去了，单手一亮桨，“横风扫月”，对准贺永的脖项就打。别看这桨叶没有刃儿，要真砸上能把脑袋给削下来。贺永矮身形单钏走扫堂，普照脚尖儿一点地长腰起来，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，“刷刷刷”就是十个回合。五庄主贺永一个“金刚亮臂”，掀起狼牙钏一扎普照，普照久经大敌，立刻用银桨的杆一压，顺着一削，贺永不撒手这手腕子非折了不行，贺永赶紧把大钏就扔了。如果这桨叶要是立着戳他，五爷贺永就有性命之忧。普照跨左步一斜身，拿这桨叶儿平着一扇，只扇在他肩头以上，就把贺永给扇出一溜滚儿去。“阿弥陀佛，五庄主，嚯哈哈，承让承让。”贺永脸色通红。

贺永输了，自己起来掸了掸土，提拎起钏来交给下人回去了。“八卦山还有哪位庄主，与贫僧再战三合！”正在这个时候儿，铁臂罗汉法禅僧就过来了。他右手攥着亮银方便铲，道：“老师傅，你的功夫不错呀，把我的五弟给战败了，贫僧法禅不才，当场讨教。”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，虽然跟法禅不认得，但知道头一次杭州擂，自己师弟童林就差一点儿把他拍死，也知道法禅很不软。普照合着亮银桨道：“高僧，请进招来吧。”好！法禅大铲一合，“嘎楞”一声响，对准普照的顶梁就劈下来了。这大铲头儿比簸箕都大，三面是刃儿，“嘎楞楞”地响着，普照上步一闪身，合桨往外一挂，法禅就势往下一耷拉胳膊，大铲就回来了，这下儿正是普照的脚底下。普照脚尖儿一点地长腰起来，法禅一转铲，铲头就到了自己的身后，铲梁在眼前，左手的后把月牙子擎起来，照着普照的脖子就来了。普照往后一撤步，蹦起来上右步一斜身，棚铲头盖着普照的顶梁就砸。就这三下，好玄啦！普照赶紧长腰出去。两个人越打越快，十几个回合开去，普照可就不行啦。封闭躲闪，看管定势。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不敢往里进招了。人家法禅把禅杖施展开来，上中下走三盘，恰如银龙搅海，把普照就围上了。普照一个失闪，法禅“横梁架海”，把普照的亮银桨就给磕飞了。然后把方便铲照着普照的胸口一扎，普照横着一躲，在左肩头上这大月牙尖子就扎上了，撩了一个一寸多长的大口子，这血“喇”就下来了。普照“蹬蹬蹬”倒退出好几步去，法禅往后一撤身，普照念佛：“阿弥陀佛，高僧的功夫太好了，贫僧输了。”

金睛红龙应太和跟刘俊赶紧把老和尚搀下来了。神行赛罗宜普妙拿出药来给普照点上，止住了疼痛，好在伤不重，衣服破点儿就破点儿吧。法禅看了看大家道：“还有哪位？请过来，贫僧奉陪。”刚说到这儿，旁边儿有人说：“高僧啊，好俊的功夫，在下不才，当场讨教。”原来是常州府北门里清风巷赛判儿飞行侠苗泽雨。苗泽通报了名姓，法禅知道这是高人，棚铲梁盖顶一击。老侠苗泽上左一滑步，刀走缠头裹脑。二位当场打在一处。

第三十六回

八卦掌巧打太极图 望云亭奋勇拿二小

上回书正说到八卦山试五绝艺，法禅僧的月牙方便铲会战赛判儿飞行侠苗泽

苗润雨。苗老侠的天罡刀法十分出奇呀！扇砍劈剥施展开来，上中下走三盘，跟法禅动开了手。法禅的大铲也不软，两个人打了三十几个回合，法禅铲走扫堂，苗老侠飞身形起来，捧刀随着地皮儿一豁，就势儿刀往前一翻一甩腕子，对准法禅的脖子就抹。法禅往下一退头，老侠客抽刀献掌，把刀往回一拉，法禅的命就有危险了。但老侠苗泽只是手在法禅的胸口窝儿上“扞”打了一掌，法禅来个屁股墩儿。苗爷往后一撤步：“高僧，承让，承让。”法禅起来，拿着大铲臊眉搭眼地跑到一边儿去了。苗爷刚要说话，东边儿有人搭茬儿：“苗老侠客，不愧是一代的名侠。”说着话，迈步往前走，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一看，嚯！原来是本山的二庄主、二爷胡庭胡元霸呀。这可是个高人，手上有鹰爪力啊。胡元霸来到切近，一躬到地：“不才胡庭跟您讨教。”“哎哟，二庄主，你是老一代的前辈英雄，苗泽奉陪。”胡元霸一按刀把顶碰簧，嘹楞楞一声响，把刀就亮出来了。刀鞘子往背后一别，“夜战八方藏刀式”站好，他要会斗苗润雨。苗爷往后一撤步，刀走“白猿献果”：“二庄主，苗泽无礼了。”说完，往前一抢身，上右步一躬身，左手一搭腕子，刀横在自己的面前，刀刃冲着胡元霸的咽喉咽喉就抹。胡二爷也是绿林，久经大敌，一看人家苗泽苗润雨出手不俗，马上收右步，弓左步，右步往左边一滑，刀往底下一沉，一扇苗润雨的腕子，苗润雨往后撤步，胡二爷上右步跟左步，就势儿刀一反把，刀把冲上、刀刃冲前、刀尖冲下，刷！就是一个“撩阴刀”。苗润雨苗老侠一瞧，好快呀，往后一倒腰，出去有五六尺。跟着胡二爷一个“长河斩蚊”，一捧刀，刷地一下，刀又到了，奔苗润雨胸前便点。二爷胡元霸在人家名侠苗泽的打制的刀，我这刀碰上你的刀，按理得吃亏，可是我的招法占上风。转眼之间十几个回合、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，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但是苗爷错走一招，人家胡元霸斜肩带背一劈，苗润雨就应当往下一矮身，缩颈藏头躲，让胡元霸拔腰起来，躲他这招。没想到苗爷上右跨步，拿左手的腕子一搭右手腕，跟着“啪！”刀尖一挑人家胡元霸的刀，这下苗爷输招了。胡元霸就势在他拿刀尖一挑的时候，“啪”一滚腕子，跟着拦腰一斩，一反，这一刀苗爷就躲不开呀，只见人家胡元霸往回一撤刀，苗爷纵身形出去了。往后一撤身，抱拳躬手：“胡二庄主，不枉是成名的老前辈，高明高明，在下苗泽失招了，哈哈哈，我输了。”大家看得出来，这是一时的失手，但是，真要是仇杀，那么这一失手，你的命就没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展翅金雕铁掌李源撩长衫，扑噜一抖，鹿筋藤蛇棒就亮出来了。“哎呀，苗兄，你老人家累了，暂时后退，待我李源来。”说完，往前一赶步，啪，把鹿筋藤蛇棒往自己胸前一横，里头是藤子的，外头拿鹿筋拧成，两头一边一个铜疙瘩，这东西悠起来软中带硬。胡二爷一看：“哎哟喝！老朋友，您贵姓啊？”“家住清河油坊镇，展翅金雕铁掌李源的便是。”“原来是黄河以北成名的大侠，想不到今日也莅临敝山，荣幸，荣幸，老英雄请来进招。”李源也不客气，拨封八打招术，右手的后把二撒手，右手一立，鹿筋藤蛇棒就直上直下，“举火烧天”，大铜疙瘩对准胡二爷顶梁就砸。胡二爷把自己右手刀藏在中腿旁边，左手掌伸出去，来了个“夜战八方藏刀式”，他一闪身这棒可就空了，胡二爷就势右脚往当中插，跟着右手再抽出来，刀往前递，对准李源的右腿便砍。李源脚尖一点地，长腰起来，横棒一斜身，人家胡二爷把刀一卷，左手是掌，右手是刀，往这一站，两个白猿棒三十六式，上中下走三盘舞动如飞，恰似乌龙搅海，怪蟒翻身，啪，啪，啪，接着风声十分快。两边的人看得都眼花缭乱了。两个人转眼之间就几十个回合开出去了。说真的，李源李老侠的本领得在苗爷肩下，不如人家苗润雨，几十个回合开出去，李源就进不

去招了。西方侠于成一看，徒弟要失手，心想：得了，别让徒弟栽这跟头了。于成托着胡子往前一蹭身，两步就到跟前了：“哈哈，胡二庄主，暂时先住手。”李源虚点一棒纵身形出去，他十分感激恩师啊。李源赶紧把自己的鹿筋藤蛇棒往身上一围，整理好了衣服，一躬到地：“二庄主，现有在下的老恩师，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、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老前辈跟您讨教。”二爷胡元霸一瞧，知道这是鼎鼎大名的人物。便把刀装入鞘内，摘下交给底下人，二庄主回过头来：“老侠客，您是武林的老前辈，西方老侠！”“哈哈，胡老二，你也甭捧我，有这么句话：人老不讲筋骨为能，英雄出于年少啊。我毕竟是老了。”胡二爷心说：你老了，你这个老头，表面说好话，脚底下使绊子！听说在铁善寺月台上你也跟济源说你老了老了的，结果一巴掌没把济源给拍死！那么大的铁面伽蓝佛给他一杠子一刀他都不在乎，可您的一掌，他就当场吐血，我不能不留神啊。胡二爷道：“老英雄太客气啦，晚生胡庭本是末学后进，今天遇见前辈了，晚生一定奉陪，跟您学几招，得些教益。”“哈哈，胡老二，你太客气了，怎么把刀搁下了，想跟我动动拳脚啊？这也好，你进招来吧。”老侠于成一捋颌下银髯，真叫份大。二爷胡元霸往前一抢身：“老侠客，晚生先进招了。”说完左手往前一挑一个引手，“腋底藏花式”，对准老侠的胸前便按。其实呀，老侠于成就是一招，份大欺着你啊！于老侠弓右步一斜身，身子往胡元霸的胸前撞，又拿右手往回搭，这手功夫叫“定心肘”。胳膊肘对准胡二爷胸前便撞。二爷胡元霸的右手空了，人家于爷欺身进来，胡元霸一看要吃亏，不由得往后一撤步，右手回来，双手合在一块，一封老侠于成的胳膊肘，于爷就势进步，摔掌，正是胡元霸的脸上。食指、大拇指年落在胡二爷两边的太阳穴上，手掌一贴他的脸，往下一蹭，刷地一下，没使多大劲，胡二爷可就受不了了，眼泪也下来了，鼻子也破了。于老侠往后一撤步：“哈哈，胡老二，慢着点走，你不大好受吧。”胡二爷心说：我是不好受，您这一撸，我脸都险一些被您给撸破了！二爷胡元霸回去了。

老侠于成往那儿一站：“众位，刚才王十古老侠跟李庄主说得明白，咱们双方在大厅前是以武会友，点到而已，当然，我们谁跟谁也没有多大的仇恨，彼此印证印证功夫，输赢无关紧要。还有哪位过来呀，哈哈，我再奉陪奉陪，由于年岁大了，不能紧着动手，没有那么大的精力，哪位来啊？”六爷汤隆汤茂海垫步拧腰过来了，汤隆的外号叫宝刀手，此人紫脸膛，大高个，花白胡子。他来到跟前：“老人家，弟子汤隆当场讨教。”“六庄主，好好好，老夫于成久仰你六庄主的本领，听说你刀法很是出奇，不愿意使刀吗？”“老侠客，您老说得明白啊，咱们以武会友，刀不能用，就跟您讨教讨教拳脚，明知不敌，班门弄斧，老前辈不要见笑。”“噫，六庄主太客气了，来来来，进招来吧。”汤隆往前一抢身，守如处女，动如脱兔，双拳刷地左右一分，对准老侠的左右肩颈便砸。老人家于成“童子拜佛”，在当中往上这么一支，双手往回一抽，“扞”地一下，把汤隆汤茂海的两只胳膊全攥住了，左脚扎根，一抬右脚，用自己的膝盖，照着汤茂海的档里头就来了。这手功夫就叫“老和尚撞钟”。汤隆心说：要坏，人家把我胳膊攥住了，那只能等死了。但老侠于成可没撞，右腿这么一抬跟着落下去了，轻轻地撒手，汤隆来了个坐蹲。汤隆脸一红：“噫，老侠客，我输了，回见回见。”老侠于成脸冲着汤隆正要说话，没想到七庄主韩忠这个人，在后头瞅冷子，“刷！”照着老侠于成后腰眼就给了一刀。如果于老侠没看见，这刀砍上，顶多把人家长衫给扎破了，但扎不进于爷的身体里去。韩忠这一刀，李昆看见了，心说真丢脸！于爷也看见了。老侠于成左手一推胡子一掉脸，拿自己